

翠柳屏山



名伶秘本

校對無訛

(26) 北京打磨廠學古堂印行

25

30

35

40

翠屏山

對樓無語

各命好本

北京什刹海學古堂印行 (32)

翠屏山

(旦上引)滿懷心復事。盡在不言中。(白)奴家潘氏巧雲。先嫁石押司爲妻。後嫁楊雄。夫妻在也。和順。是我結交一人。名叫海閣黎。常常來往。却被石秀看破。倘若告訴大郎。焉有我的命。倒不免候大郎回來。搬動是非。將石秀趕出我家。方消我恨。石秀呀石秀。瘦子與你勢不兩立也。(唱)潘巧雲。坐房中。自思自想。思想起。海師父。當掛心旁。恨石秀。他暗把。機關看破。候大郎。回家來。細說端詳。(楊上唱平二簧)大老爺。打罷了。退堂鼓。衙前來了楊大郎。(白)俺楊雄。今早俺家太爺。將俺喚至二堂。打了一盃拳。耍了一路刀。太爺大喜。賞俺大盃的酒。大方的肉。同衆好漢。你一杯。我一杯。吃得這般大醉。出得門來。遇見石家兄弟。拉在酒肆之中。又吃了幾杯。他言道我妻子私通了一個海。(吐介)海和尚。這話我又信。我又不信。不免回到家去。暗暗尋訪。來此已是自己門首。迎兒。開門來。(旦白)外面有人叫門。想是大郎回來啦。待我開門。(開門介白)我說大郎。你回來啦。(楊打介白)好賤人。(楊坐旦介白)我說大郎你回來啦。(楊打旦白)好賤人。(旦白)迎兒快來。(迎上白)來啦來啦。大奶奶做甚麼。(旦白)你大爺回來啦。想是未曾喝茶。倒茶去。(迎白)我去拿來。(楊白)不用。(旦白)想必未曾用飯。作飯去。(迎白)等我拿來。(楊白)也不用。(迎白)大爺你不用掌燈。(楊白)哦。大爺要開舖了。(同下又同上楊白)外面是甚麼喊叫。(迎兒)我看看去。大爺是兩隻燕子入巢(楊白)好惱呀好恨。(旦白)樑間燕子入巢。你惱他何來。恨他怎的

(二)

翠

屏

山

(楊白)想是大燕。乃是隔年之燕。那小燕。乃是下賤之燕。楊雄不回家來。他不入巢。楊雄回得家來。他就入巢。教我怎的不惱。怎的不恨。(旦白)如此你該惱。(迎白)該恨。(旦白)你就惱吧。(迎白)你就恨吧。(楊白)正是。清晨起來入公衙。一片心事亂如麻。猛虎口中奪脆骨。事到頭來不自訝。哈哈。嚶嚶。呀哈哈。(吐介唾介)楊關門介(白)大奶奶。我給你插上啦。(旦白)甚麼。(迎白)門插棍呀。(迎下起更介旦唱)聽樵樓。打罷了。初更鼓響。(出帳介)猛抬頭。又只見。皓月當窗。楊大郎。回家來。愁模樣。好叫我。潘氏女。難猜其詳。(白)每日大郎回來。歡天喜地。今日回來。為何愁眉不展呀。是了。(唱)莫不是。石三郎。對他言講。因此上。回家來。怒氣難當。(白)呀一定是石秀對他說了什麼話啦。石秀呀。石秀。無有此事便罷。若有此事。嫂子豈肯與你干休。(唱)耳邊廂。又聽得。本魚响曉。(小和尚敲梆介迎兒上白)門外聽者。今天大爺在家。叫他明兒來罷。(迎和同下旦唱)想必是。海師父。來尋這歡場。(白)幸虧大郎不曾聽見。若是聽見。那還了得。(唱)且願得。楊大郎。死在床上。代與那海師父。好配鸞凰。(睡介迎上白)大爺。大奶奶。天氣不早啦。該起來啦。(楊白)迎兒。端臉水伺候。迎端水介。楊旦爭洗介。迎洗介。潑水介。(楊白)巧姐。我昨日回得家來。可會講些什麼。(旦白)你沒講什麼。就是一個字。(楊白)一個甚麼字。(旦白)灑。(楊白)灑甚麼。在你妻子面前。灑甚麼酒風。下次再也不敢。從今改過就是。(旦白)你改得了嗎。你往後少喝點吧。(楊白)巧姐。我看你莫非沒甚麼心事。(旦白)我吃得飽。睡得着。有什麼心事。你

翠

屏

山

(三)

可不要多疑。(楊白)瞞不過喲。我看你臉上。帶着有心事的樣兒。(旦白)心事倒有。怕你猜不着。(楊白)慢說你的心事。就是我家太爺的心事。我不猜便罷。(旦白)要猜咧。(楊白)八九不離十。(旦白)那你就猜猜破吧。(楊白)那我就猜猜不咱呀。莫不是街坊鄰舍。得罪了巧姐。是也不是。(旦白)我想街坊是好街坊。鄰舍是好鄰舍。咱們不是惹人家。人家倒來惹咱們嗎。你這頭一猜呀。(楊白)猜着了。(旦白)沒猜着。(楊白)真是頭雖啞。待我再猜。莫非潘老頭得罪了你。(旦白)大郎你說誰。(楊白)潘老丈。(旦白)我想潘老丈不是外人。他是我的爹。(楊白)你怎麼說。(旦白)你們怎麼說。(楊白)我隨話答話呀。(旦白)迎兒你不該呀。(楊白)我答應你的話頭呀。(旦白)你答應話頭。我不吃了虧啦嗎。他是我的爹。慢說沒有甚麼不好。就有甚麼不好。我把他老人家怎麼樣。不是的。(楊白)又不是的。莫不是這迎兒丫頭得罪了你。待我打他幾下。與你出出氣。氣氣出。(旦白)大郎你說誰。(楊白)迎兒這騷丫頭片了。(旦白)迎兒是我體己銀子買的。我叫他往東。他不敢往西。我叫他打狗。(手拍楊介楊白)你往那裏拍呀。(旦白)他不敢罵雞。我要是高了興啦。愛怎麼着怎麼着(迎白)是呀。我是大奶奶體己銀子買的。大奶奶叫我往東。我不敢往西。叫我打狗。我不敢罵雞。大奶奶若是高了興啦。愛怎麼玩。怎麼玩。(楊白)莫不是愚下昨晚帶醉回來。言語不周。得罪了巧姐。來來來。待我與你陪上一禮。(白)呀大郎你說誰。(楊白)你小女婿子我。呀(旦白)嚶喲。我的大爺喲。(楊白)嚶喲。我的大奶奶喲。(旦白)嚶。我的大太爺喲(楊白)嚶喲。我的太太奶奶喲。(旦白)我把你這不害臊的。想我已殘花敗柳。你不嫌棄我。我就感激不盡啦。慢說你沒

得罪與我。就是得罪與我。當言道得好。夫妻無隔夜之仇。你打打打鬧鬧。說說笑笑。依依靠靠。攆攆抱抱。睡了一覺。甚麼事都完啦。也不是的。(楊白)都不是的。我這一猜。就要猜着你了。莫不是石三郎得罪你了。(旦白)大郎你說誰。(楊白)石三郎。(旦白)大郎你這兒來。石三郎。他媽的石四郎。(楊)巧姐。提起石三郎。你爲何這樣煩惱。(旦白)他是你的兄弟。我不能說。我說啦。你反說我們娘兒們。吃飽了。噁足了。沒甚麼事。在家裏搬動是非。使你兄弟不和。算啦罷。不用說啦。(楊白)巧姐。你只管說來。他倒是怎樣得罪了你。(旦白)他不說。就是啦。你未必肯信。(楊白)我如今信了你的話了。(旦白)大爺。你信了我的話說你要發財啦。(楊白)怨不得我不發財。我是沒聽老婆的話呀。如今聽了大奶奶的話。我是一定要發洋財啦。(旦白)迎兒打坐。(迎白)大爺大奶奶請坐。(旦白)大爺你來啦。(楊白)大奶奶你來啦。你有了坐兒啦。(旦白)有了坐兒啦。你坐我這兒。(楊用手指擋介白)你坐我這個(全白)坐下坐下。(旦白)我思想是那一天。(楊白)那一天。(旦白)就是下小雨那天。我在房裏坐着。石叔叔要賬回來。一身都淋濕啦。我瞧着怪難受的。請他到屋裏坐。(楊白)你到是個好意。他進來無有。(旦白)他進來啦。凳子上不坐。几子上也不坐。你猜他一屁股坐在那兒啦。(楊白)他坐在那裏呀。(旦)他一屁股。就坐在你媳婦坑上啦。大郎你想。你媳婦的坑。也是他坐的嗎。(楊白)自家兄弟。坐坐何妨。(旦白)我也是這麼想。老嫂比母。小叔是兒。誰教你們兩人是把兄弟。(楊白)你不要胡比方。(旦白)他坐着坐着。他就不老實啦。(楊白)他怎樣不老實。(旦白)他就往前擠。往前攆。往前攆。他說嫂子。噯噯。我的一個人的嫂子。(楊白)莫非他有

甚麼毛病。(旦白)我說石叔叔。你不要這個樣子。若是這個樣子。我告訴你哥哥。就要打你。(楊白)你提起我來。他就要怕了。(旦白)不提你還好。(楊白)提起我。便怎樣。(旦白)他說嫂嫂。你若從了此事便罷。如若不然。我就要霸王硬上弓。(楊白)噯呀呀。好利害的霸王。你被韓信趕跑了。你又到我楊雄家裏上弓來了。啊。巧姐。這張弓。你讓他上上了無有。(旦白)我要是讓他上上這張弓。怎麼叫你在衙門裏當紅頭兒。(楊白)頭兒就得啦。你不要上彩色呀。你後來便怎麼樣。(旦)你不是會把式嗎。(楊白)本來不錯。(旦白)有一天我看你練武藝。我學了這麼一手。我拿手抓住他手。我的脚。對着他的小肚子。登時這麼一脚。學一個喜鵲登枝。就把他登開啦。(楊白)好哇。這喜鵲登枝。是要學會的了。不然。遇見霸王。就要吃苦了。(旦白)你幸是遇着我。若是遇見別的娘兒們。早叫你當了王八小子啦。話是說完啦。信也在你。不信也在你。迎兒打坐。(楊白)我認石秀。乃是仁義君子。怎麼做出此事。你這些話。我還是不信吶。(旦白)我說我不說。你一定要我說。我說了。你又不信。大郎你不信。你問問迎兒。(楊白)這迎兒也吃過他的苦子麼。迎兒過來。你說與我聽聽。(迎白)我不敢說。(楊白)你怎麼不敢說。(迎白)我說了怕石叔叔打我。(旦白)你看這孩子。都被他打怕啦。(迎兒)你只管說。大爺與你作主。(迎兒)我思想。是那一天來着。(楊白)到底是那一天。(迎白)就是下小雨那天。我在屋裏梳頭。石叔叔在外邊宰牛。我頭梳好啦。他牛也宰得啦。他走到我屋裏來。他說迎兒你今年多大啦。我說。我平果桃啦。(楊白)鴨兒梨啦。(楊白)我說我十六歲啦。(楊白)你說了便怎麼樣。(楊白)他說你也這麼大啦。許了婆婆家無有。(迎白)許婆您家不許婆婆家。有他甚麼相干。(迎白)我也這麼說呀。我說還有大爺大奶奶作主。(楊白)你提起我。他便怎麼樣。(迎白)不提你還好。提起你來。他說連大爺大奶奶都是個爐子。(旦白)這是你們的好兄弟。(楊白)你們背後講他。他背後也會講過你們。(旦白)他講我什麼。(楊白)他講你們

... (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) ...

風陵文庫
文庫 19
F 400
M 148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